



丁未六月印行

陽明先生集要三種

第二冊
明明學社藏版

陽明先生經濟集目錄

卷一

奏疏公移

陳言邊務疏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諫迎佛疏

廬陵縣公移

右四篇俱成於先生初仕時然安內攘外致君澤民之大概已見於此故冠集首

平閩廣寇

巡撫南贛欽奉勅諭通行各屬

選揀民兵

剿捕漳寇方畧牌



3 1762 1232 6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案行領兵官搜勦餘賊

行廣東領兵官搜勦可塘餘賊

閩廣捷音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欽奉勅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攻治盜賊二策疏

申明便宜勅諭

兵符節制

預整操練

選募將領牌

告諭新民

疏通鹽法疏

南贛擒斬功次疏

議南贛商稅疏

添設平和縣治疏

附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與王晉溪書

為申明賞罰疏通鹽法二事

與王晉溪書

為請便宜以重事權事

陽明先生經濟集 卷一 目錄

是時先生
筮仕而奏
疏若此已
作洛陽少
年輩行人
矣
雖爲邊陲
而發然朝
廷大病已
中括盡數
語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一

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

黃璋稚圭
朱培行仲皜

謹校

陳言邊務疏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賊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結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姦。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

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畜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強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

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猶。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賊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

此理心者
不易之法

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外寇。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彼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

官軍至而
寇亦遁如
日往往即
此然又多
報功賞
一番亦
固係邊臣
蒙蔽不
當局不
邊局爲念

且藉其報
豈可因之
分功耳
洞見邊將
肺腑

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
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
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
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
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
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
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
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
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
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寇所拆
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
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
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

此弊處處皆然非嚴加釐剔軍政未能有濟者

振疲散之卒。而擢方強之寇。今邊臣之失機者。徃徃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夤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

情形如畫

今之邊臣
一有失火
則置諸理
小則議降
罰即欲不
奔逐損威
不可得邊
臣復苦束
縛之太甚
也。不得罪
飾功掩罪
朝廷因不

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諭以寇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類。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寇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之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干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類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成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

能實知邊
方之勝負
機政愈深
邊政愈深
思深哉先
生之言也

必不可勝
者在我後
謂之能守
若止爲要
城拒敵之
圖是閉門
而卻盜終
必至一敗
塗地禦侮
者曰雖不
能戰亦能
守此皆欺
我之言也

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外寇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寇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姦，勤間諜以謀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寇，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繇是我足則寇日以匱，我盛則寇日以衰，我怒則寇日以曲，我逸則寇日以勞。我堅則寇日以虛，我銳則寇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

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翫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先生功業。俱在西南。未嘗北犁邊庭。無所表著。然讀此疏。籌邊已無餘策。使邊臣實實能以先生所言者見之行事。便是久安長治之規。讀先生八策。勝孫子十三篇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千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

知而不取
言固足以
見逆理之
惡足以礙
衆心然何
滿朝之皆
婦人哉可
歎可歎切
婉轉劉切
官簡意盡
當日奸謀
確有此意

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竊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千冒戰慄之至。

愚聞之同鄉先輩云。先生此疏入。下錦衣獄刑訊。刑具自折。逆瑾聞之。因得不死。僅謫龍場。知天生先生爲一代大儒。明道學以正人心。除反側以定禍亂。卽患難中。蒼蒼者實有以陰隲之。非偶然也。否則自古之以直諫而得死者。豈少哉。

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竊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芽。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

人非人
君之賢
實錄有
無此致
術雖君
是先生
以引生
是正君
論大議

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

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曩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道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消。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

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

開導明切
卽善佞佛
然者自當操

通篇不說
佛家一字
不好是立
意高處

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母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母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母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母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而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

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韓昌黎之疏。激而直。不若先生之婉而悉。

人臣爲諛言以逢君者。固不足道。乃有博忠諫之名。極力誹詆。使人君無以自容。亦臣子所不安。先生此疏。旁引曲諭。開陳善道。深得諫君之體。當爲國朝奏疏第一。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齋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管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

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催。當拘糧長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繇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竊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

讀至此雖
有禍心之
人能不動
念

誰敢誰肯

欲爲備絲申請閒。募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官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恭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宥。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事關內璫。卽當道上司。無不委曲以承命。先生僅一縣令耳。先許與蠲免。直以遲違引爲己罪。此便有擔當天下力量。蓋欲任天下之事。不得辭天

下之禍。其移楊遂庵閣老書。卽是此意。

巡撫南贛欽奉勅諭通行各屬

節該欽奉勅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姦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但有盜賊生發。卽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勦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及僉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賊徒。自相斬捕。或聽脇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首免罪。其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獎。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拏問發落。爾風憲大臣。須廉正剛果。肅清姦弊。以副朝廷之委任。欽此。欽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盛深。盜賊潛據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諉觀望。不肯

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非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縲廢。仰負朝廷委託。爲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徧歷。其間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爲此仰抄捧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卽行本司該道分巡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卽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民快。曾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混散。作何撫緝。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尙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爲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爲經畫。某處或有閒田。可興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註。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采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

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姦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敢同惡。深惟味劣。庶賴匡襄。凡我百官。各宜知悉。

計慮周悉大概已見

選揀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閒劫掠。大爲民患。本院謬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徧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軍。卽倩狼達。往返

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魍魎潛形。曾無可
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絛素不練兵。倚人
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
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迺動
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閩
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
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
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
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
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
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招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
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
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

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畧。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逐日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繇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尙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旣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卽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此著今日斷宜舉行。只因有司不肯實心任事。各役止以聽差爲職事。及扣工食。又貪戀不舍。每以守縣城爲辭。有司復代爲申請。奈何。必得先生之事權而後可行。

勦捕漳寇方略牌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書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林木蒼鬱。若雨水荐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提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旣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

必操縱在
手耳目專
此一方能行

夫必死此方
軍不無之
法然無勁
卒重兵一
味有進無
退未有不
敗者
兵可張虛
而爲實
寡以爲衆
也者此類是

出兵須要
備終如始
此是要着

卽便齋糗脚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便須丟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稍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割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遁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概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標掠。宜撫恤者。卽加撫恤。宜處分者。卽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卽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差人回報。

凡勦禦方畧。約盡於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勦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浦城政和諸處。交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姦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尙候土兵之集。以下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

此正所謂
百戰百勝
者

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方畧。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卽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叅拿。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強弱無定形。道在因敵而制勝。總惟乘我朝氣。攻其無備耳。此用兵者。要
先人一著。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叅政艾洪等。呈准左叅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三司遵

依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各依蒙。前詣南靖縣小溪中營住札。查理軍情。審驗功次。大約賊衆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聽撫。俱已審驗。查處明白。一分遠遁廣東境界。一分深藏本處山谷。狼子野心。絕巖峻嶺。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千餘名。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畱精兵以守險。待賊饑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據各哨委官連日稟報。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等因。隨據參政陳策等。呈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衆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等因到院。簿查先據參政陳策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同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尙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姦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

桓等相度機宜。協謀竝進。卻乃孤軍輕率。中賊姦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廣東通判陳策。指揮黃春。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擢敗。畧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勸督勦。及照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尅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况動調狼兵。徃反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况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置財。除廣東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抄案回道。查勸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甯道。知事曾瑤。知縣施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知會。差官領

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考。不許稽遲。致誤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剿。毋頓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叅奏。

讀此。知近日小小失事。便稱衆寡不敵。請兵應援者。其胸中原絕無勝算。雖益兵。安能成事。

案行領兵官撥勦餘賊

據福建左叅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叅政艾洪僉事胡璉手本。督據委官指揮徐麒等。呈稱督領軍兵。黏蹤追賊。至象湖山賊寨。連營拒守。遵奉本院密諭。佯言犒衆退兵。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云云。除將擒斬功次。審驗監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省。漳南嶺東二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

緊相機勦撫。并將進兵方畧。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去後。續據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道右叅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尅期夾攻。不意大傘賊衆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行策救。呈詳到院。叅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財。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行查勘。叅提開。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顧應祥等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官兵尅期進攻。開。爪探福建官軍。被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職隨即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白土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等因。呈報前來。看得象湖箭灌。最爲峻絕。諸巢賊首。悉遁其閒。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力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遵方畧。奮勇協力。竟破難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猾尙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勦撲。薙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兔入穴。獲之益難。

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爲此仰抄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略。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撥斬餘猾。毋令復聚爲姦。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功。一概屠戮。務收一簣之功。勿爲九仞之棄。本院卽日自汀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抄案。

平寇者必除其根。方無後患。

行廣東領兵官撥勦可塘餘賊

先據福建分巡漳南道右參政等官艾洪等。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在於廣東大傘地方。遇賊抵戰。馬陷身死。廣東官兵坐視不救。呈詳到院。參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財。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行查勘。參提聞。隨據廣東僉事顧應祥等官會呈。開稱爪探福建官軍。被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各職隨卽統兵策應。當獲賊首羅聖欽。審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各職卽時率領官兵直抵地名白土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甚多。并俘

獲賊屬等因。看得象湖箭灌。最爲峻絕。諸巢賊首。悉遁其閒。精悍之徒。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然能密遣方畧。奮勇協力。竟破難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餘猾尙多逃遁。薙草存根。恐復滋蔓。爲此仰該道。速督各官。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撥斬餘孽。毋令復聚。若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概屠戮。本院卽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議經久之策。

閩廣捷音疏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參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允。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關竹洋新洋大豐五雷

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貴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顛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筈。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勦。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戳傷身死。卑職亦被戳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間。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略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曾崇秀。爪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

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事半而功倍所謂勝於無形也

鼓行羅罟
者所以行
奇謀也動
合兵法

觀其分布
哨道呼應
若一氣正
所謂善用
兵者譬如
率然首尾
自相應然
未易言也
故又曰將

十九日夜。啣枚直趨。三路竝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蹙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貓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其間墜崖墮壑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鐵銀槍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頤。打手楊綠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勦。指揮高偉推官胡甯道亦繇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俘獲賊屬一百六名。餘賊敗走。各又遞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樟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鏡李誠。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湖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

軍之事靜
以幽正以
治戰勝固
在未事之
先矣

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嘴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等二百三十五名。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奪獲牛馬等物。亦被各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戳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韋鑑。大溪哨推官胡甯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護賊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戶呂希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呂村。遇賊拒戰。常陣擒賊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

如是方可
安撫

開指圍殺
死策應所
兵成功若
以退縮則

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卽今脇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脇從賊人朱宗王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繇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畧。當卽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競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尅破古材木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爻、范端、蕭玉、卽蕭五顯、薊釗、蘇塔、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尅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桓、縣丞紀鏞等情。當卽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

滅除全軍
立潰矣兩
省會師利
害與其然
惟事屬兩
省形迹易
生閱兵敗
而策應方
能共事以
有成非先
生不能有
此節制

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繇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奪獲馬牛。賊銀銅錢衣布器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奪獲水黃牛馬一百三十九頭。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正葛蕉紗九十六觔。一兩。賊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緣繇。呈報前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

兵法曰殺
敵者怒也
我士之小
軍士之怒
必甚故而
用之故可
因敗求勝
然畢竟在
勝之策必
我方可有
氣之鼓若
今敵氣若
一敗則走
而巳安能
再戰安能
戰則誓已

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處。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畧。行仰各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叅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繇人。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卽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繇。另行參奏。聞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

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勦。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疏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詳。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戢。才調俱優。勞動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奏。

閩廣之捷。得力在不調狼兵。速決進勦。然必要識透情形。機權在我。方可。否則僥倖成功。鮮不壞矣。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

數語括盡
兵氣不振
之絲

限。因而失誤軍機者，竝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

如是官兵
始無敢退
縮

如是盜賊
始知畏

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卽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卽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繇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

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者。不過老弱脇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

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唯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卽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效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

文成竟得
便宜行事
以成大功
王晉溪之
力也

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賊盜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徃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爲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萬一。

此文成成功之大機要。

欽奉勅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該欽奉勅。近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奏。今年正月內。被漳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叅稱指揮高偉。叅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

指揮李允。失機誤事。俱各有罪。及稱爾膺茲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兵部議。謂前項賊情。自去年七月。已勅彼處撫巡等官。相機撫勦。日久未見成功。今反墮賊計。喪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問。各令住俸。戴罪殺賊。并降勅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勅至。爾宜親詣潮漳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詳審機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僱運糧餉。指授方略。隨賊向徃。設法勦捕。其福建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爾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拘誤事。如有不用命。及遲誤供軍者。宜照原奉勅內事理。徑自拿問施行。事有應與兩廣并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贛蒞事。當據福建叅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爲急報賊情事。已經密具方略。行各官遵照。約會廣東官兵。尅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在廣東大傘地方。遇賊突出。抵戰身死。又稱象湖可塘等寨。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參

看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本院卽於當日選兵二千。自贛起程。進屯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一面查勘失事緣絲。另行參奏。聞。隨據各官。續呈。遵奉本院紙牌。密諭。佯言犒衆班師。乘賊怠弛。銜枚直搗。攻破象湖等寨。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攻可塘。破竹之勞。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撥擒餘猾。毋令復聚爲姦。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爲捷音事。開稱攻破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人。一千四百二十餘名。擄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贓仗無算。卽今餘黨。悉願聽撫。出給告示。招撫得脇從賊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乞要班師等因。已經具本奏報。去後。今奉勅諭。切責。不勝惶恐待罪。然猶幸其因人成事。偶獲收功。愧雖難當。罪或可免。隨又訪得各賊徒黨。尙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萌芽。果爾。則憂患方興。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或

是憚於久役。爲此隱瞞。本院聞此。實切慚懼。卽欲遵奉勅諭事理。親至漳州。體勘查處。但今南贛盜賊猖獗。方奉欽依夾勦。師期緊迫。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又前項事情。出於傳聞。未委虛的。合行查勘。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備奉勅諭。及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卽委本司公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道官。親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巢。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曾否盡絕。所獲賊首。是否真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果已掃蕩。是實。各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繇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參究施行。若有脫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閒嘯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開報。就將防勦機宜。作急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咎。以致貽患地方。

必如此。有盜賊生發後。地方官不敢隱瞞。

攻治盜賊二策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峯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峯賊一夥。突來龍句保。擄劫居民。續被峯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携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一峯賊一陣。擄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峯賊。糾同逃民。四散擄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峯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擄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昱牒報。峯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劄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勦。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徃。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瀝頭等處強賊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勦。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

稱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勘失事緣繇。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欽依。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卽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繇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猺獞之伐。雖欲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揀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俯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閒隙。量搗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

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英、藍瑤、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誠、簡永廣、蔡積愛、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譚曰真、舒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聶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爲害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洵頭、賊巢接壤。被賊首池大鬢、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曾子奈、王金奈、王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玟、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擄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污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湖廣二

省用兵將畢。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兼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挪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搽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峯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尙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况郴桂所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

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亂。殺死守備都指揮鄧旻。雖蒙征勦。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搖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擄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搖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搖官。未嘗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擄提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甯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搖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

請調三省官軍夾勦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叅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繇。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勦。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翦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

功成晏如
而天下不
知兵革之
擾至哉斯
言

語曰殺生
在豪傑國
勢乃竭家
傑俯首國
乃可久先
生其知此
道乎

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竝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結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繇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誅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旨。申明賞罰一疏。先生已挈平賊要領。故此累奏三省之報。只舉前說申明之。此是見得定處。

申明便宜勅諭

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勅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勦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勦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甯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逃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尅期防勦并將應勦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圖畫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辦任筭何處聽候各要

此是用人兵
排場要知
誰不能言
然善任賞
人職明使
將識將心
士識將意
有必勝之
策於胸中
而後能行

查處停當。備繇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勅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量。選軍。任官。運餉。四者軍政之大要。使有地方之責者。能時時講求。又何憂多事哉。欲措辦於臨時之申飭。必茫無以應矣。

兵符節制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

此否則終
是閒話耳
得遞相罰
所以法無
不行

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
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
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
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
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
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
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
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姦僞。其諸緝
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
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只是部署分明。最簡易亦最聯絡。而要領在得遞
下相罰。

預整操練

不拘人數
方易辦易
從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卽令兵威士氣。已覺漸有可觀。但各色人內。尙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况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志報效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誼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爲此仰鈔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於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較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興父子兄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此法各處宜行。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勦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泄漏。爲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卽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愼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卽與密竊商度。往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疎虞。必要該道愼選得人而後可。否則反害乃公事矣。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緝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爲善而不蒙福。無有爲惡而不受殃。毋以衆暴寡。毋以強凌弱。爾等務興禮義之習。永爲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爲非者。父老頭目。卽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爲善去惡之誠。一則翦除莠莠。免致延蔓。貽累爾

地方有大
兵需餉緊
急必如此
設處方不
至束手亦
無後於民
間

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致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疋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徧及。各宜體悉此意。

勸諭真切。讀之令人感泣。

疏通鹽法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閏、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貨。絲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

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塞買賣之源。况廣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里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托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

四十餘兩。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狼兵官軍土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勦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廳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遵巡撫軍門批申。借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繇此觀之。則地方糧賞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近爲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欽依。轉行議處停當。具繇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已經呈詳。轉達奏聞。動調三省官兵會勦。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爲率。半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命下。尅期進勦。軍行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

資所收銀兩少爲助給。一面行令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甯。另行具題禁止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卽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旣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旣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南贛擒斬功次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季敷。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陳曰能。從賊林景等二十七名。斬獲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名。及馬牛等物。并開稱搗過禾沙坑。船坑。石

圳、上龍、狐狸、朱雀、黃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并房屋禾倉二百餘間。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騾等物。并開稱搗過石路坑、白水峒、杞州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百四十六名。并燒燬房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義官蕭庠，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蒲仁祥等六名。斬獲首級，并射死賊徒一百三十八名。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并開稱搗過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緣繇到道。隨據統兵官員，并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蒙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遯山寨。依奉本院方略。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各哨尅期進剿。每巢止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奮擊。俱各驚潰。閒有射傷葯弩。卽時身死。墮於深巖。及據縣丞舒富、義

兵不用有導
者不能得云
地利又云
難知如陰
動如雷震
先法正合
此

官蕭庚各回呈。止有上猶縣、白水峒、石路坑二巢。南康縣、雞湖一巢險峻。巢內賊屬頗多。被兵四面放火攻進。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燬莫辨。以此難取首級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四月閒被峯巢賊徒。不時擄掠耕牛人口。請兵追勦。鄉民稍得蒔插。今早穀將登。又聞各巢修整戰具。出劫乞爲防遏。庶得收割。聊生等因。并據縣丞舒富及南安府呈大庾縣申同前事。該本道查得上猶縣。隣近巢穴。則有旱坑、茶潭、杞州坑、樟木坑、石路坑、白水峒、竹壩、川坵、陰木潭等巢。南康縣。則有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船坑、禾沙坑、石圳、上龍、朱雀、黃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投勦遏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得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姦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關繫匪輕。除密行南韶等府。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即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爲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就令俱

以下班爲名。晝伏夜行。尅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委託。如或推奸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須慎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真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等因。遵奉統領各兵。刻期進剿。及加謹防遏。今據復呈前因。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騾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所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爲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并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各呈申。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模。陳日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

進兵必要
得地爲先
著

并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徵勦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哨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覆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死燒死實多。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穫。地方亦爲一甯。此皆遵依兵部申明律例事理。仰仗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爲。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贊理。比於各官勞勩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給有功人員。查審的確。造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得力全在密召。知因爲向導。否則貿貿而趨。鮮有不敗。然必要知人善任。方不爲奸所乘。

管子云。凡主兵者。必先審知地圖。輻輳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然非密召知因爲鄉導。不能審知地利。不用重賞。不能得知因鄉導之人。不可不審察。

議南贛商稅疏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於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

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甦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於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七毫五忽。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給於此。並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復。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議。照得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僱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准令復支。如此。

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爲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稅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况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歧纖毫。轉移之閒。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使楊璋等所議。令行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地方未嘗無財。不去用心籌算。只是請內帑。加賦稅。安能濟事。此只舉商稅一轉移間。而兵餉自足。具見經濟手。

添設平和縣治疏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和平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甯。人烟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旣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甯。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境。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勦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甯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

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甯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簡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簡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卽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况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尙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甗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窺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簡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鄰境。內足以厭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緜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

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便具繇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衆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畱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輒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手願望。傾心樂從。且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竝作。裹糧趨事。相望於

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甯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勦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祝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

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自設縣以來。此地冠蓋相望。家詩書而戶禮樂。蓋彬彬稱化國哉。先生此舉。不特可以彌盜。亦可以變俗。允爲後事之師。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

留兵防守
之議固絲
有司之無
遺誠亦絲
各役之揮
於征翻先
以防守之
說變縣令
之聽余嘗
行之而知
其然也

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尙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三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葯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葯。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老回生

之方否也。近得輦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不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其五

守仁始至贛。卽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啓。極爲草畧。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旣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尙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尙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

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於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畧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鑑恕。不宣。